

8.2
124.08
大家辦合作

〔道 情〕

孫謙等 編劇



KBC

236.25

中央東民
政府出版
圖書

北書店

出	版	總	署
圖	書	館	
版	本	度	藏

MG
I236.25
1

大家辦合作
(道情)

常功 胡正 孫千
張朋明 集體創作



3 1761 7424 5

東北書店印行



版字 25196

場	時 間	地 點	人 物	導 具
第一場	十月的 一個早晨	合 作 社 裏	王志衆、馬會計、白油子、田有寬、 劉五、劉二貴。	酒罐子、紙煙、餅子、水煙袋、 旱煙袋、毛口袋、梢繩、不 浪鼓、小貨包、酒瓶。
第二場	接着第 一場。 晚上。	田有寬 家 中	田有寬、有寬妻、二嬌、三十二、 王志衆、劉二貴、寧喜。	鞋底、梢繩、口袋、一疋布、 簸箕、一包水煙、水煙袋。
第三場	過 了 幾 天	合 作 社 裏	王志衆、馬會計、田有寬、三十二、 二圪蛋、白油子、劉五。	酒罐子、紙煙、餅子、水煙袋、 旱煙袋、茶壺、茶碗。
第四場	一兩個 月以後	合 作 社 裏	王志衆、馬會計、田有寬、寧喜、 劉五、張六兒、劉二貴、三十二、 二嬌、有寬妻、小女子雨生。	油罐子、鹽、洋火、布、棉花、 綫子、鵝蛋、水煙袋、旱煙 袋、油瓶子、鋪蓋行李、西農 票。

大家辦合作

(道情劇)

人物：

王志衆 合作社的主任，四十歲，忠厚誠懇。
馬會計 合作社的會計，五十多歲，小心謹慎。
白油子 合作社的採買，二十多歲，好吃懶做，流里流氣。
田有寬 三十多歲，農村積極份子，辦事果斷。
田 妻 二十多歲。
二 嬌 四十多歲，田有寬的叔伯嬌子。
寧 喜 六十歲。
小女子 十幾歲，寧喜的孫女。
三十二 二十多歲，有點冒失。
劉 五 二十多歲。
疙 疸 二十多歲。
張六兒 二十多歲。
劉二貴 近三十歲，小商人，近視眼。
雨 生 二十餘歲。

第一場

(王主任上)

王：(七錘子起板，唱七字調) 鷄叫了三遍東方亮，合作社的王志衆起了床，我這裏上前來開門兩扇，(繞板) 取出那餅子洋早煙，燒酒罐子搬上櫃，再把那棗兒豆腐齊擺上。(流板)

(田有寬揩糧食上)

田：(唱十字調)十月裏天氣涼下了霜，沒有那棉衣穿心裏慌，田有寬揩穀米進城去，糴了米要買布縫棉衣。我家離城四十里，來回八十里真熬死人，前面那王家莊有合作社，繞幾步到那裏看上一看，假若是有布就用米換，沒有布我再去到城關，正行走我這裏抬頭看，王家莊不遠在面前。(切住)

王：(白)有寬『拜識』(註一)幹甚去？

田：就到合作社來，(田進門，王幫田放下口袋。)咱們合作社有布嗎？

王：布？沒，你吃煙吧。

田：怎麼，咱們合作社連布都不賣？

王：聽說布價不穩。

田：不穩怕甚？天涼啦，誰家都要穿布，今天你能買四五個布來，不到天黑我保險你賣完。

王：(點頭)的確，這幾天家家都要穿布……

(馬會計一面扣扣子一面上)

馬：哈哈，田家塔田有寬來了，幹甚？

田：買布。

馬：沒啦布，到城裏去吧。

田：(放下煙袋)你們在，我就走了。

馬：不多坐一陣？(王幫田揩上糧食。)

田：在吧。(出門)以後頂好還是販些布回來。(下)

馬：(打掃桌凳，整理貨物，猛然記起)夜天二喜拿了一匣洋旱煙，還沒啦記賬呢。(記賬)

王：二喜又欠賬了？

馬：噢。

王：以後可不能再欠賬了，如今賬欠了幾千，一個都收不回來！

馬：(點頭)噢，(計算賬)王主任，這是怎麼鬧的？咱們的貨

總是賣不出去，合作社開得連個生意舖子都不如了！

王：總得想些辦法。咱們這是合作社，是給大家做生意，給大家賺錢。（想）快過年啦，年貨得早點辦上些，還能賺些錢。

馬：喂。

王：這幾天買布的人可多啦，咱們合作社也該販些布賣。

馬：布倒是快，就是價錢不平穩。（數餅子數目，對賬）

王：不平穩也不怕，少賺上幾個不要緊。

馬：或許不至於賠本，王主任，咱們今早吃甚？

王：你看吧，有甚就吃甚。

馬：還是吃稀飯吧。

王：行。

馬：我就做去。（下）

馬：（在後台叫）油子！油子！

油：（在後台）幹甚？

馬：起來，快吃飯啦。

油：再睡上一陣陣吧！

王：（向內）油子，你還不起床？！

油：喂，起——

王：唉，（蹣起步子來）好難呀！

（七錘子起板，唱十字調）王志衆我這裏自思自想，合作社辦的好不興旺。一不爲好吃偷懶不動彈，我和那貿易局常有來往。二不爲裝了腰賬目不清，王志衆辦事情正大光明，我一心爲大家辦好合作，可是呀看現在不成樣子，照這樣辦下去無有出路，好些事我還得費心思量。

（白油子上，眼皮未睜，仍帶睡意，繫上襠帶，隨便扣了幾個扣子，打了個哈欠，摸摸帽子）

王：才起床？

油：夜黑了睡得太遲。（蹣到凳子上，偷拿了一盒洋旱煙，劃洋

火點燃。)

王：又抽紙煙了？

油：我夜天進城買的，你也吃一根。(遞一支給王)

王：(未接紙煙)油子，你今天再進一回城吧。

油：幹甚？

王：到貿易局，問劉局長販上四五個布回來。

油：販布幹甚？

王：咱合作社賣麼。

油：哎，販布不頂事，這些時布價不平穩，一下子跌下來，那可死下人啦！

王：這幾天買布的人可不少，今早一開門，田家塔的田有寬就攬穀米來，要換些布呢。

油：布不保險，賺不了幾個錢。

王：老百姓都緊用布，就是少賺幾個錢也不怕！

油：如今咱們買布遲了，再有兩個月就過年；不如辦些年貨回來存下，過年時候賣，保險賺他幾個。

王：你還是進一趟城看一看吧！

油：我家今天吃油糕，我想回家去看一看。

王：糕都沒吃過？

油：只就悞今日一天，悞不了甚事。

王：這也是工作麼，悞一天就有一天的事。

油：(不高興地)一天的功夫還那麼着計較，實在……

王：(生氣)那麼由你！

油：我明日去，明日一早就去。

(劉五提油瓶子上)

王：劉五來了，吃煙。

劉：你吃，(不要煙袋)今日我，馬駒，六孩變工打場，吃油糕，有油沒有？

王：咱這裏沒油。

劉：前幾天你們不是說倒些油回來？

王：還沒倒回來，再有三五天就倒回來了。

油：劉五哥，你才『日怪』（註二）哩！咱們合作社有的東西你偏不買，沒啦的東西你就三番五次的要買！看一看咱們這餅子，多大，多重，只要十塊錢。

劉：（拿起餅子看了看擰下）吃不起！（要走）

王：劉五，坐一陣吧。

劉：不。（下）

王：再等幾天來買吧。（自語）哎，老百姓要的東西咱們就偏偏沒啦！

油：咱們有的東西，他就偏偏不買！單和人找麻煩。

馬：（在後台叫）王主任，油子，吃飯啦。

油：甚飯？

王：稀飯炒麵。

油：你回去吃吧，我在前面照着。

王：（看了一遍貨）好。（下）

油：（自語）整天價吃穀米，嚕……（拿了一個餅子咬了一口，倒了一壺燒酒，吃喝起來）

（劉二貴捎貨包搖『不浪鼓』上）

貴：（唱七字調）劉二貴向前行，心裏不斷想事情，家裏有山地十五垧，破窖一眼把身存。自幼識下幾個字，能打算盤記賬本，到大吃了生意飯，梢上貨包串小村。各村鬧起合作社，小本生意難謀生。如今天冷布最快，販布是件好事情。因此我到合作社，去找油子走一程。

（白）油子。

油：二貴來了，來，來。

貴：你發了，燒酒餅子的！

油：給你吃上兩個。（拿兩個餅子給劉）

貴：（接過餅子，用近視眼看看）不要我出錢吧？

油：不，這一回算我請你，你來幹甚？

貴：咱們兩個夥買的那些布怎麼辦呢？

油：布還是存下不要賣，如今一共有幾個？

貴：五個。

油：存下它！

貴：存下不怕？

油：你才是，太看不遠了！如今布缺，咱們再能存上它一個月，一個布保險能賺五個白洋。

貴：就是怕布到那時候便宜了。

油：便宜不了，我整天價在城裏頭跑，還不如你！有便宜的風聲咱們就賣了它。（想起一件事）二貴哥，我看咱們兩個的生意還要往大裏開，再買上五個布存下它，一定賺錢。

貴：可不敢，油子，這一下弄不好，那咱可賠不起！

油：看把你怕的，我保險賠不了。（耳語）

貴：我可是膽小人，真的，想不遇到我就不敢動手。

油：不怕，我今天就進城，到貿易局去拿咱們合作社的名義買布，一定比平常人買的便宜。

貴：（想）可要想得週週到到的。

油：沒錯，你如今有多少票子？

貴：票子也沒啦甚。

油：你看這個人，我又不用你的！

貴：不用？上一次買布你不是借了我五百塊票子？

油：我給咱們跑腿，你多出些錢怕甚？

貴：怕是不怕，你老是說沒啦用過我的票子……

油：算我用過你的，反正咱們弟兄兩個，還分什麼你我。

貴：可要快還我那五百塊票子哩！

油：還，誰敢不還你。今日呢，要買布就得再拿些票子。

貴：票子只有一千五。

油：拿來。

貴：（小心地將票子拿出，仔細數過）給。

油：（接過錢，一面數一面說）布還是存下不要賣了！

（馬會計上）

馬：油子，快回去吃飯吧。（看到二貴）二貴來了。剛才是說甚麼？二貴，你買甚麼不賣給你？

貴：沒甚麼，你們在。（欲走）

馬：不坐了？

貴：不了。（出門，不放心地屈指計算，搖着『不浪鼓』下）

馬：油子，飯給你留着，快回去吃吧。

油：不想吃。

馬：（發現桌上短了餅子）你又吃餅子來？

油：噢。

馬：餅子是賣的，你先自家吃了！

油：反正都是要到肚裏頭去。馬先生，記到賬上。

馬：王主任清早說啦，誰也不能欠賬。

油：不記你說怎麼辦？爲了這一點事，咱們兩個還去打一回官司？

馬：誰和你去打官司？

油：那就對啦。我腰裏也沒一個錢，記上，明日我有了……還你。

馬：自開合作社以來，你的賬還沒還過一回哩。

油：還是記上吧。馬先生！（馬無奈記賬，白油子吸煙）

馬：（數煙）紙煙又短了一盒。

油：噢。

馬：你吃了？

油：管他呢，記上吧！

馬：噢。（記賬）

王：（上，擦了擦嘴）油子，快回去吃飯吧。

油：不想吃。

馬：吃了六個餅子，賬也上了。

王：又上賬了？馬會計，以後無論他是誰，都不能上賬，天王老子也不行！

（唱雙十字調）合作社本是為大家辦事，任何人都不能要私情。從今後再不能往外賒賬，以前的外欠賬也要弄清。為大家辦事情要盡責任，做買賣私自用都應公平。

馬：（接唱雙十字）王主任說的話句句是實，為衆人辦事情要憑良心，辦的好辦的壞還在其次，銀錢事不糊塗一清二白。

油：（接唱急板）你們說不賒賬咱就不賒，一個人拗不過你們兩個。給別人辦事情不比自家，又何必那樣的囉哩囉索！哼！

（切板）

馬：（白）王主任，咱們自家合作社的人能賒欠不能？

王：不能！

馬：對。

王：整天的欠賬，快把合作社欠倒塌了！

油：王主任，我今兒還是進城去給咱買布去。

王：今日去？

油：吃了公家飯，就得給公家辦事情，甚時用甚時方便。

王：馬會計，取上三千塊錢給油子，再給貿易局寫上個介紹。

馬：對。（先將錢給白油子，又記賬，寫介紹）

油：（裝錢，忽然發現一信）王主任，這是我那一回進城去遇見區抗聯老張，哈哈，他給你的信。

王：這灰後生，（看信上日期）五六天了，你怎的這時才拿出來。

油：哈哈，忘穩了！不要緊吧？

王：不要緊？叫今日到區上開會，檢討合作社的工作。

油：對麼，剛剛好就是今天去。夜天給你也不頂穩事！

馬：給，進城去的路條，介紹。

王：快收拾去吧。（油接過路條介紹）

油：我走了。（下）

王：快走吧。（自己也收拾東西）

馬：王主任你幹甚？

王：到區上開會去，今日天不早了，到區上還有三四十里路，馬會計，你好好在家照護着門，我也許趕天黑回來。

馬：好，好。

王：我走了。（下）

（馬看看無人，嘆了口氣，閉門收拾東西下）

第二場

（田有寬之妻子拿鞋底上）

妻：（唱七字調）適才間做好了飯，到門口去看一看，一打早他去買布（繞板）到此刻不見回還。

（二嬸上）

嬸：（唱七字調）我婆子真是雞上又雞，十月間沒有件棉衣裳，清早起出門來銀霜滿地，到黑間西北風吹的骨寒。

妻：（白）那是二嬸？

嬸：有寬家，你幹甚？

妻：看一看我『那』回來了沒？到我家坐一陣！（二人進家）

嬸：有寬那兒去啦？

妻：買布去啦，一打早就走了。

嬸：有寬家，你家的簸箕在不在？我用一下。

妻：你要簪箕做甚？

嬌：你看，如今十月天了，我還換不轉『季』。要碾些米換個布穿。

妻：噠，人們如今可都等着用布啦。你等一下，我給你尋去。

（田妻下，田有寬夾布上，三十二在後跟上）

三：有寬，那兒去來？

田：進城換了幾個布。

三：城裏布甚行情？

田：可貴啦！（二人進家）

嬌：有寬回來了。

田：二嬌串來啦。

妻：（上）怎麼才回來？早就把飯做上等你咧！

嬌：你買了些甚東西？

田：布，還有給寧喜叔捎的一包麵。

嬌：布甚行情？

田：（做手勢）×（註三）千多。

妻：多長的？

田：四八布。

妻：咱家換了多少？

田：二斗半換了××。甚的東西也是缺者爲貴，如今正是換季時候，城裏頭買布的人可多啦，人擠得『疙擔疙擔』的。我先到幾家字號裏，那些灰生意人簡直想吃人咧！要×斗穀米換××丈布。

嬌：怎這麼貴？

三：這些私自抬高市價的買賣人非處置上幾個不行！

妻：那你是在那裏換的？

田：後來我就打聽，人們都說合作社的布便宜，我就去了，果真便宜，買賣做的又和氣。

(劉二貴上)

貴：有寬，城裏買布回來啦？

田：劉二貴，來坐吧。

貴：噢，我看這布，（用近視眼翻來覆去的看布）甚行情？

田：×千。

貴：（看田手勢驚喜）×千？！

三：怎，比你的布貴賤？

貴：不離乎，差不上下。（自語）要是多存上些布那可……

三：可是能多賺錢麼！

妻：你的布賣完了沒？

貴：沒。

妻：怎麼人家盡買布的，你的還沒賣了？

貴：這一——這幾天忙，過幾天再賣吧。

(寧喜上)

寧：有寬回來啦。

田：寧喜叔，來坐下。

寧：你給我捎的水煙呢，多少錢一包？

田：（將水煙遞給寧）這水煙可沒買好，寧喜叔，我在那家字號裏買的五十元，後來到合作社買布問了一下，合作社只要四十五，我想再退吧，已經買來了。

寧：合作社賣的便宜呵！

田：人家那合作社可紅火咧，我聽那主任說，人家不光是給老百姓賣這些東西，布啦，油鹽鹼……還教婦女們紡線，沒啦花的領上回去紡下再換布。

衆：可是辦的好呀！

婦妻：還教婦女紡線織布？

田：（唱十字調）人家的合作社辦的不賴，老百姓需要的樣樣都

賣，有布匹有油鹽，要甚有甚，價錢小利少東西實在，做買賣公平對人和氣，最要緊處處是為咱打算，開辦紡織訓練班，貸棉貸花解決困難。

嬌：那可好了，我倒是會紡，就是沒啦花，也沒啦車車，紡不成。

妻：要是咱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社教人紡線線多好，咱家倒是收下些棉花，可是咱不會紡，眼看有棉花弄不成布。

田：一年家盡拿糧食換布，也得些糧食哩！要是婆姨們學會紡織，咱們多種上些棉花，把這個穿衣問題解決了，那咱們的光景可就更闊好了。

妻：咱村裏不是也有個合作社，我看咱家入股的那二十塊錢又是冤出了。

田：哼！咱村的合作社要是有布，我倒不用來回八十里的進城啦——悞一天工。咱們合作社不賣布，人家賣的是燒酒餅子洋旱煙。

三：合作社裏還有我的股子，我看咱們提個意見討論一下，合作社要是這麼辦下去那可不行！

妻：討論也教人紡花織布。

嬌：咱們婆姨們都能紡花織布就好了。你們去討論吧，叫合作社給咱們割車車鬧棉花。

三：咱們老百姓用甚，合作社就辦甚，這才叫解決困難，像如今這樣，不如趁早『打拆』（註四）了。

貴：合作社是公家的生意麼，像油子那樣幹手，準能賺錢。

田：公家的生意？還有我的股子吶。光賺錢不能給老百姓辦事頂甚！

三：真是，咱們用甚，他偏不賣甚，真氣肚子……

寧：我看合作社就是『白作社』，鬧上多時啦，甚毬事也不頂，入上的股子那就頂上了布施啦。

田：咱們給王主任提個意見，也叫他販布。

貴：這陣布正貴着哩，合作社買布非賠不可！

三：（有點生氣）不叫合作社賣布，只你一個人獨賣？！

貴：叫我一個人也顧不過來。

三：你想的倒好！

田：不單是賣布，還要鬧紡織。我看咱村這合作社，得好好的整頓才行。

貴：真是，你們就不知道做生意的門道，現在快過年了，販上些燒酒，棗子花生，香表紙砲，保險能賺錢。

三：那咱們就『赤着肚子』光喝酒吧？

妻：那還成個世界！

寧：不是我反對你們後生們，像油子那後生，流里流氣，唉！成不了個『氣候』！（註五）

田：油子不好，咱們可以推翻了他！

貴：爲甚推翻人家？

田：爲甚？就因爲他不好好的給咱們幹麼。

貴：我看你們就是甚也不穩當，灰拾翻。

三：（立起）你這是幹甚？竟說這號灰話，你不是破壞吧？！

貴：我破壞？

三：你這不是破壞是幹甚？

（唱急板）我說你是破壞你不服氣，你這人一肚子自私自利，你的那鬼主意我都明白，合作社辦好了你不願意。

貴：（接唱）三十二你不要破口傷人，合作社好不好與我無干，我不過按情理就事說事，你這樣胡亂說於理不端。

三：（白）我看你和那白油子就……

貴：你說怎？……你可不能誣賴好人呀！

寧：走毬吧，二貴！（推二貴下）

三：你不要裝孫子，你的那些底細，那一天不高興了全給你抖露出來。

(後台小女子叫：娘娘，回來吧，)

盛：噢，(正要走出，又返回)唉，人老了盡忘事，有寬家，簸箕。

妻：你看我也是盡顧說話。

(二嬌拿簸箕下)

田：走，咱們找農會幹事商議去。

妻：你怎麼就走？跑了一天還沒吃飯。

田：提意見要緊，回來再吃吧。

妻：我給你拿個窩窩去。(下)

王：(在後台叫：田有寬，田有寬在家不在？)

田：在，(王上)啊，王主任來了。

三：怎家天黑了才來？

王：今天到區上開了個討論合作社的會。

田：討論了些甚的事？

王：討論了一下，咱受了個批評。

三：因為甚？

王：咱合作社大的方向上有毛病，沒走對，沒嚷真正為咱老百姓解決困難！

田：(點頭)這批評的對。

王：要我回來馬上就通知各村開社員大會，提意見，選上代表，討論咱們合作社以後怎麼辦。(對三十二)你就去和你村農會幹事商議一下召開社員大會吧。

三：對。(下)

(妻拿着窩窩上)

妻：王主任來了，(給田窩窩)給。

田：不用了，把咱的白麵『和』上，給王主任做些飯。

王：不用了，有寬。

妻：好多天王主任也沒到咱村來，吃上些再走吧。(下)

田：王主任，布可貴的怕死人！剛才我還和三十二商議，咱們合作社也辦上個紡織訓練班吧。

王：今日會上也討論到了，今後是咱莊戶人用甚就賣甚，如今最數布要緊，咱們就要辦訓練班織布，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往大裏開。

田：對，你的這意見我贊成，我看咱們合作社要辦好，油子那人就得……

王：那就看大家的意見，大家叫誰辦，誰就可以辦；大家不叫誰辦，他就想辦也不行。

（後台三十二叫：開會了，開社員大會了。）

田：今黑夜會上都要討論些甚？

王：今日先請入股的發表發表，以後選出代表來，再開全行政村的代表大會，那會上就決定今後怎麼辦。

（後台又喊：開會了，開社員大會了！）

王田：走，咱們走吧，人不差甚到齊了。

（二人同下）

第三場

（田有寬，三十二上）

田：（唱七字調）前幾天各社員開會討論，

三：（接唱）為咱的合作社大家操心，

田：（接唱）選舉下我二人當了代表，

三：（接唱）前去那合作社討論事情。（流板）

（二疙疸上）

疙：（白）哦！前頭那是有寬『拜識』？

田：噢，疙疸『拜識』。

疙：你們倆個幹甚去？

三：我們村裏前幾天開了個合作社社員大會，大家選我們倆個去開社員代表大會。

疙：我也是選上的代表。

田：那咱們相跟上去吧！（三個人一面走一面唱）

三：（唱七字調）三人去開代表會，代表大家提意見，

疙：（接唱）要想辦好合作社，

三：（接唱）就要時常來討論。（流板）（三人同下）

（白油子上）

油：（唱七字調）這幾天整天價就是算賬，算的我頭髮暈眼睛又花，王主任盡批評咱的不對，誰想到辦合作如此麻煩，我有心到城裏閒遊兩天，這得和王主任商量一番。

（白）王主任，

（王主任拿一本賬上）

王：叫我幹甚？

油：王主任，我今天想進一趟城去，給咱們合作社買些布。

王：上一次你去了三四天，一尺布也沒啦買回來，今日要開會，你又想要到城裏去？

油：會嘛，我不想開了！

王：今日裏的會可重要哩，區上把咱們合作社可批評了個詳細，以後怎麼辦都得要在今日的會上來討論。

油：毯，那些莊戶人誰能知道怎麼做生意，他們能討論個甚？

王：你這後生才是——合作社是大家辦的，出本錢的都是東家，給大家辦事，要怎麼辦當然是由大家來決定。

油：『大家來決定』？哼，一定甚也辦不好。

王：（着急的）不單是討論以後的工作，就是以後叫誰辦也得由大家討論決定，這才叫民主哩。

油：『叫誰辦也要由大家來決定？』毯，一定討論不好！

王：我這一次到區上開會，就是討論了這個問題——合作社要由大家來辦。

油：這才麻煩！

王：怕麻煩？如今咱們給大家辦事，就得提倡這個不怕麻煩哩！
（收拾東西）

油：（唱十字調）今日裏開的會不比往常，我這裏可得要仔細思量。

（田有寬，三十二，疙疸，劉五，四人上）

田：（唱七字調）一路走來一路討論，

衆：（接唱）不覺得來在了合作社門。（落板）

疙：（進門，打招呼）王主任，（大家都進家）

王：各村代表來啦。快坐，誰來就一齊來了。

田：路上碰見的。

王：給吸煙，（代表們都坐下，油子蹲在一邊，王主任遞煙袋，向內喊）馬會計，快來吧。

馬：（在後台）就到，我把這爐子生着。（一面說着，擦着手）啊！代表們都來了。

疙：馬先生忙啦？

馬：沒甚，生爐子，坐了壺水。

王：好，咱們就開會吧。我先報告一下，報告了以後咱們大家再來討論，

田：對。

王：咱們合作社是年時臘月成立的——

馬：（接上）臘月，臘月十四。

王：是的，到如今還不到一年，本錢是五千，如今連貨帶現款一共是一萬二，長餘了七千多。做的事情是冬天磨豆腐，夏天賣涼粉打餅了，再販上人家些洋旱煙，手巾，胰子，燒酒……

田：賺了多少？

王：七千多。

馬：一塊錢長餘一元四角多。

油：看！看！有些人還整天價批評合作社哩。開合作社就是爲了贏利，有利就行！

三：一年來的光景才鬧了那一點錢，還把你得意的。

田：賺了那兩個錢的事小，沒啦給老百姓解決困難的事大！

油：這還不是解決困難？你真是——

三：什叫解決困難？賣餅子賣涼粉也是解決困難？

劉：真是，做那些灰營生！

王：大家先等一等，我還有報告哩。

田：先叫王主任報告吧。

王：如今錢是賺了七千多；有三千多欠在外面。

三：還在外面欠着？都是些誰們欠着？

王：（對馬）你把那些欠賬的給大家唸一唸。

馬：劉三保欠五百，二喜欠三百，油子欠一千五百二十五——

油：誰？

馬：你麼！

油：我甚時欠下這麼多？

馬：你不信？有賬在，（讓油子看賬，油子不看）我唸給你聽吧！
年時臘月十五取洋旱煙兩盒，十八取豆腐五斤，二十取餅子四個，今年正月初五，取洋旱煙三盒，十三取燒酒斤半，十五借大洋三百元，十六取豆腐二斤……

三：（接上）算了，不用唸了。你們看，合作社只賺了那幾個錢，就有一半多叫那些二大流欠着！三保，二喜，誰不知道是有名氣的二大流。

油：怎麼『日鬼』（註六）的？我就欠下一千多？

馬：你說我給你把賬算錯了？給？（給油賬，油不接，馬又收

回)

三：怎麼日鬼的？你一天價燒酒餅子的，那敢是白吃哩！

田：我看，油子你家也不算賴，你回吧，取上一千五百塊錢給咱合作社補上。你是辦過合作社工作的，這件事上也該模範一下！

油：實在說不來，一下子就欠下一千多！

三：你欠下怎了？不想還？你家是個富農，這麼一點賬也還不起？

田：在合作社裏有你自個賺的，爲甚還要欠賬？

王：是麼，咱們每人一月都有四十五斤穀米，和村長賺的一個樣樣。

疙：照這樣大家都欠下賬，那就要把合作社欠倒塌了！

劉：對麼，照你這樣十個人，就把咱們合作社欠倒塌啦！

田：這是應當還的，油子，你要不還的話，我們大家和你區上縣上都敢去，你可不要想你的嘴會說。

三：賴不過去！咱們是給大家辦事的，那裏也敢去。

油：唉！這些人，真是不識好賴人。

田：你說甚哩？油子。

三：怎？你還是個有理的？

油：你說我不對，我敢就沒給合作社出過力？

三：你出過甚力？你齊說。

油：（立起）咱們就說吧，辦合作第一是賺錢……

三：就是賺錢也不能只賣那些餅子洋旱煙。

油：要賺錢只有賣那些零星吃的東西利大，你不信，一升黑豆就總作二斤豆腐，這就是對半的利！你們說做甚東西還有這麼大的利？

疙：賺了這幾個錢，對咱莊戶人可有甚的好處？

油：哎呀，辦合作社就是作生意麼，有利就行，要是照你們那末

說，甚東西都不能賣啦。

王：油子的意見不對，過去咱們那是作小買賣，沒給大家解決困難，不能算個合作社。以後咱們要大家想辦法，把咱們合作社往好裏辦，只要是辦得好，用的着人就再多用上幾個也成！

油：是呀，過去人少，我白油子經常跑這裏，跑那裏，也够着個辛苦了吧！

王：你跑路也是盡白跑！前幾天你往城裏跑了三趟，什東西也沒啦買回來。

田：（向油）那一天我不是在城裏見了你？油子。

油：噢。

田：你不是夾着三個布打合作社出來？

油：（慌張的）我？我沒啦。

田：我清清楚楚見你夾着布，你怎說沒啦？

三：不是拿合作社的名義給你自己作生意吧？

油：不，不，沒的事。

王：沒的事？你夜天回來給你自已買的布，是在那裏買的？

油：我，我在貿易局買的。

田：你怎價就能自己在貿易局買出布來？我就不能。

三：你有甚的面子呢？

王：這裏頭有問題，油子，那一天買布去不是給你開了個介紹，既然沒買下布，你把那張介紹交回來。

疙：交吧。

劉：交吧。

油：（沒辦法之下老羞成怒）我就是買了布又怎樣？（又蹲下）

三：說得怪好聽，用合作社的名義私人買下便宜布，再貴賣出去，那裏有這麼便宜的事？

油：這又不是犯了王法。

田：不是犯了王法，可是犯了咱們大家的規矩，咱們大家商議吧

，依我的意見，油子把布退出來。

劉：退出來，我同意。

三：你這算給咱們大家辦事？合作社的東西用了不給錢，成年成年的欠着，又拿上合作社的名義給你自己作生意，盡是你一個人的啦！快『爽利』（註七）些把布退出來吧！

衆：退！退！

王：照這樣的人還能給大家辦事？依我的意見，咱們不要他了！

衆：對，咱們不要他了。

油：不要啦——（想）不要啦我這陣就走！（欲走）

三：（阻住白）你倒想了個好！欠下的一千多元和布呢？

痞：退布！還錢！

馬：油子，按理說，你應當退布，合作社照原價給你錢，也不能叫你吃虧。

油：（低頭無言）

王：倒底怎了？利利索索的！（白不語）

三：（生氣）你不還的話，咱們就到區上去！（拉油）走！走！

馬：油子，快說吧，倒底怎辦？都是本鄉本土的。

油：我沒啦甚還的。

三：沒啦還的？你家還僱着長工。

王：油子，限上你五天吧。

油：怕，怕不行吧……

痞：不行？你再拖上一年？你可不要耍死皮！

王：就是五天吧，布在家裏一取就成，一千多塊錢你家往出拿也不難。

油：（低頭沉思）唉——

馬：油子，你也要想開些，大家今日也不是故意和你爲難。

王：你看看，這裏坐的人和你往日沒冤，近日無仇，這都是爲了大家。

油：唉！這些我也解下，是我自己做錯啦！

馬：這就對啦！油子，快回去取錢取布吧。

油：噢，（在馬勸與推之下下場）唉！

三：灰鬼，他就不是爲了辦合作，是爲了躲兵。

疙：對的，就是爲了躲兵哩。

劉：（劉宏道）這可又給你村添了個二大流。

疙：他算個甚？我村農會幹事保元比他還厲害的怪兒都改造過來了。他，他算個甚？

馬：大家喝茶吧。

三：以前的合作社沒辦好，就是油子一個人搗鬼……

王：哎，三十二，也不能全怪油子。年時成立合作社時，我自個就沒認清，這一次區上的批評是對的，以前我就認成作生意，賺錢。馬先生，你說？

馬：對的。咱們……

王：這我得先自己批評自己一下。

田：我看這還不能單怪王主任，開頭咱們就都沒認識對，我自個也當成咱們要辦舖子，入了股也就再沒理。按理說要解決困難，辦好合作社，非要大家努力不行！

劉：有寬的話對。開頭咱也以為油子做過兩天生意，識兩個字，就用上了。

三：可是，咱在當時提過意見，要多賣些咱老百姓用的，可是大家不注意。

王：是的，三十二的意見，當時我沒注意，這主要由我負責，沒給大家辦好。

田：我看今日咱們好好的商量，過去的要當作教訓，以後還是咱王主任和馬會計給咱辦，咱們大家也要都關心，這樣就一定辦好。

衆：對，同意有寬的話。

王：衆人既這麼說，我也就不再推辭了。那麼咱們就商討吧。

田：我還有個意見：咱們合作社辦事的一月四十五斤穀米不抵事，合作社是給大家解決困難，咱們大家也得給辦合作的人解決困難。像馬先生，兒孫們刨鬧得有樣子，家裏還不至於受餓，王主任就不行，家裏只有婆姨和十來歲個猴孩孩，這不行，我的意見是在分紅時，辦事的也頂上入股子，也分紅，大家看，對呀不？

三：對！這一下辦事的人也就更有勁了！

馬：我看不用啦。……

王：（有些急）大家可不用這樣，我婆姨叫她學紡織，孩孩也吃用不多。

三：不行！哎，王主任，你可不用推辭，你爲咱們大家辦事，咱們還能叫你受困難？

圪：大家的困難都得到解決麼！

（少停頓了一下）

劉：如今是布要緊，王主任，咱合作社還是先辦紡織。

王：對，區上的指示也是叫咱們先辦紡織訓練班，今後是大家緊用甚，合作社就辦甚。（看自己小本子上的記錄）如今第一步辦紡織合作社，準備棉花，車車，請教員，大家回去了就發動婆姨們來學。

三：婦救會她們做甚哩？她們也要發動呀。

田：發動婆姨們不成問題，你趕緊給咱準備車車，棉花，請教員吧。

王：再，咱們這裏離城遠，買下他後頭牲口，再發動有牲口的人來參加上些，成立個運輸隊，驮糧食，販油鹽，以後就照人家×××（註八）合作社的辦法，又織布，又運東西，又開油房，反正是大家緊用甚，合作社就辦甚。

馬：大家緊用甚，咱們就辦甚。

王：咱合作社要往好裏辦，我看就得咱們大家都負責任，各位們回去要給大家好好宣傳，說明咱合作社以後的辦法，叫大家以後多提意見。噢，還有件事，咱們合作社以後要往大裏闢，這就得擴大資本，大家多入股子，入了股子按期分紅。

田：沒啦問題，只要咱合作社能給大家解決困難，入股子的事情容易。（向衆人）今兒咱們回去就發動！

王：（唱七字調）大家的意見呀我都照辦，從今後第一是解決困難，莊戶人要用甚咱就賣甚，合作社一定要大大發展。

馬：（白）討論得好！討論得好！這一下也給我老漢開了腦筋了。

王：再還有甚發表的？

馬：王主任，咱們合作社要往大裏闢，怕人手不够吧？

王：人手不够咱們再添，油子走了，還差一個採買，咱們大家都『瞅摸』着（註九），有了合適的人咱們就用上一兩個。

衆：好。

馬：還有，王主任，你不是說割車車，買棉花，咱們現在可是沒多少現錢啦。

王：這個我也計劃好了，不用愁，我今日就去縣貿易局，暫時先借上他個三幾萬元。

三：說起割車車，我倒想起來了，咱回村以後商量商量把咱村那五道廟拆了吧，那木料可是不少哩。

圪：可多哩吧，割機子的大木料也有。五道爺爺算了吧！讓他也參加咱們的紡織運動吧！（大家笑）

田：王主任，沒甚事了吧？

王：（想了一下）沒甚啦。

田：那咱們可就回呀。

馬：再坐一陣吧，大家喝茶，喝茶。

衆：不啦，你們在吧。（四個代表下）

王：馬會計，我這就去貿易局，你把那兩眼西窰打掃一下，準備訓練班的婆姨們來住。

馬：對，對。

（二人分開下）

第四場

（王主任挑擔子上）

王：（唱七字調）王志衆挑擔子去下鄉，爲的是賣貨物調查情況。前些時開了個代表大會，決定了合作社的新方向。開罷會我去到貿易局，和咱那劉局長好商量，借下了紡車車和棉花，還借下了西農票三萬五千。緊接着我又到區上去，請抗聯王同志當教員，動員了婆姨們十多個，訓練班一切都準備齊全。合作社又買回快機兩架，拿線子來換布頂方便，成本輕布又好價錢又賤，老百姓買布的天天不斷。我這裏挑起擔子快走幾步，不覺的來到了合作社門前。

（馬會計笑嘻嘻地上）

馬：（白）哈哈，王主任下鄉回來啦。

王：回來了。訓練班今天結束，你的賬算好了吧？

馬：算好了。看把你累的，快到裏面歇一陣吧。（王下）

（馬會計整理貨物，打掃桌凳貨架，算賬。）

（唱冬石榴）咱們的合作社茂盛興旺，男和女老和少來來往往，清早起直忙到天黑半夜，有時候連吃飯也顧不上。合作社能辦的這麼好，是因爲衆人們多多幫忙，剛才我去訓練班，婆姨娃娃紡線線；織布工人很起勁，一天能織八丈零。我把貨架打掃淨，再把賬目算個清。

（馬算賬，張六兒急上。）

張：（進門，大聲白）哎，馬會計！馬會計！

馬：（驚一下）這後生，把我嚇了一跳，什事？

張：馬會計，我婆姨夜黑間養下個娃娃，沒想到她養的這麼快，連一條替換的褲子，也沒啦預置下，急得我四處周轉，可遇這兩天手頭又不方便，馬會計，給咱賒上個布吧！

馬：（搖頭）六兒，這事情不行！王主任以前說過，天王老子來了也不給賒賬。給衆人辦事不比自家那麼方便。

張：趕我婆姨過了月子以後，給咱合作社紡線線，我還有些糧食還沒喂驢了，馬會計，賒一個吧！家裏人還等着呢。

馬：咱可擔當不起這事，你看，這可不是咱馬會計不賒給你，這是給大家辦事，一個錢也不敢含糊。不過看到你養的那個娃娃身上，我給你吼一下王主任來商量商量。（喊）王主任，張六兒他婆姨養下娃娃沒穿的，想賒咱一個布疋。

（王主任上）

王：六兒婆姨養下娃娃啦。大喜？小喜？

張：養下個小子。唉，誰能想到有這麼急，婆姨連條褲子也沒啦換的！王主任，合作社是解決咱莊戶人困難的，老掌櫃，給咱賒上個布吧，行不行？

王：行。解決困難頭數緊用要緊，『沒了給一口，強如有了給一斗。』這是喜事，賒上一個沒要緊。

張：那真無情不過啦。等我婆姨過了月子，叫她好好的給咱合作社紡線線。

王：對。（拿布給張）給，拿回去趕緊給婆姨娃娃縫起穿上。六兒，婆姨養下娃娃可要好好的講衛生啦！

張：對，你們在吧。（下）

馬：主任，這綢布也上了賬？

王：噢。

馬：（寫賬）哎呀，以後可不敢再賒賬了。

王：怎？

馬：以前我記的白油子在跟前，你說無論如何也不能往外臉賬裏。

王：這也要看到什麼人。你的記性倒不賴，可是死記性，老守成規，沒點靈活。我那時是說像白油子那樣的二流就不能賒給他，就是賒給他，他也是胡糟踏了，到時候賬收不回來，白瞪眼！照張六兒這樣好莊戶人，他們用的都是正經東西，不用怕，放大手，齊賒給他，這叫做給群眾解決困難麼。

馬：（思索，點頭）對對，你不說，我還翻不攪哩。

（台後有小販的不浪鼓聲）

（劉二貴揹着貨包，手搖不浪鼓上，左邊看看，右邊喊喊。）

劉：誰買布，誰買針，手巾胰子。

馬：這是誰？啊，二貴。

貴：噢。

王：來坐一陣。

馬：來，回來坐一陣，吃兩袋煙。（二貴進門）

王：（看見劉二貴的布）二貴，你的這布甚價？

貴：（看布）四千二。

王：哎呀？多長？

貴：四丈八。

王：怕不够尺頭吧！（取自己的布，給你看咱的。）

貴：（細看）不賴。多長？

王：四丈八，上秤稱足够二斤半還多呢，你看值多少？

貴：這布……得……四千五。

馬：哈哈！我們才賣四千。

貴：不至於吧？

王：誰還哄你？你不信就到街上打聽去。

（劉二貴低頭沉思）

馬：二貴，你這幾天的布快慢？

貴：不頂穩事，沒人買。

（劉五上）

馬：劉五來了，還提着油瓶。

劉：快過年了，給咱倒上二斤油。

馬：來！（倒油）

劉：二貴也在？

貴：哦。

劉：王主任可忙啦吧？

王：沒甚。

馬：劉五，給油二斤。

（劉五接油給馬錢）

馬：你走啦？

王：坐陣子吧！

劉：家裏還有人等着呢，再坐吧。（下）

（馬上眼。田有寬在後台問）

田：劉五，你提的什？

劉：在合作社倒的二斤油。有寬剛下來？

田：噢。今天訓練班結束，接我二孀和婆姨來了。

劉：寧喜叔也來了？

寧：噢，接我那猴孫女來了。

（田有寬，寧喜上）

田：有寬，寧喜叔來了，坐吧。

王：抽煙吧，咱合作社的好煙。（遞煙）

馬：二貴在這裏幹什？

王：我和二貴商量個事情。二貴，你和咱們合作社合作吧！

貴：甚？！

王：咱們兩家合作吧。

貴：不！

馬：怎？

貴：咱小本生意賠不起。以前倒跟你家白油子合作，可吃了個大虧——你們不要他了，叫他退布，那些布都是我出的錢。

馬：我們早就把布價給油子了。

貴：喂？

（唱七字調）油子跟我要賴皮，那人實在挨不得，和他合作沒半年，大洋化了我兩千幾。

王：就爲了這事不合作？

貴：（低頭）喂。

寧：哎，二貴——

（唱七字調）辦事情你要把人分清，白油子怎能比王主任，如今的合作有了轉變，和以前真是個大不相同。

田寧：（白）王主任，你是想怎麼和他合作呢？

王：我計劃是這麼個：二貴給咱合作社賣布，賺下利四六分紅。

（唱七字調）自己織布成本低，貨又好來又便宜，除過本錢賺下利，六成就算是你的。

田：（白）拋過本，賺下錢四六分，這辦法好。

王：是麼。二貴——

（唱十字調）劉二貴你自己盤算盤算，生意人決不和你這麼幹，合作社辦事情本爲大家，這辦法也給你解決困難。

馬：（白）二貴，你的眼近視了，你的心也近視了？合作社也是爲叫你得些利麼。

貴：（自思自語）唔，一個布要是賺下一百我分六十，合作社分四十……（忽然）王主任，你說的可是真的？

王：真的，我王志衆就不會說虛話。

貴：（最後決定）對，我『誠當』（註十）一下，先拿上你家五

個布。

王：行，可是你不能賣的太貴，要和合作社的價錢一樣。

貴：（想了一下）對，不能賣的太貴，一個布就賣四千，多賣一個是孫子！

馬：走，到後頭拿去。（和劉二貴邊說邊下，喊。）五子（合作社裏一個工人的名字），把咱們的好四八布，給二貴拿上五個。

聲：喂。

（劉拿布上）

劉：你們在。

王：哎，二貴，你一方面賣布，一方面給咱收回一些銅元，『紙筋』（註十一），麻繩頭頭，這些東西換貨也行，零星的收回來，集中的多了，咱們就交貿易局，解決公家的困難，也就把這些無用的東西有用了。

田：這可是個好辦法。莊戶人家留下一點點破銅爛鐵也沒用項，你要換給他些針線洋火，可是高興啦吧！

劉：行！合作社既然給咱利，咱還不能捐辦這點事？能行，能行！你們在，我走啦。（下）

（馬會計，小女子，有寬妻邊說邊上）

小：馬會計，真的俺爺爺來了？

馬：真的麼，不信你看。

（小女子看見爺爺，跑到爺爺懷裏。）

小：爺爺！（白有寬）有寬叔！

妻：你們來了。

田：二嬸呢？

妻：在後頭收拾東西。

寧：你們也快去收拾東西，我和有寬就是接你們來了。

妻：喂！（邊喊邊下）二嬸，快拾奪東西吧，人家倒接來了。（

二人下)

(牲口叫聲，織布工人聲)

聲：王主任，運輸隊回來了。

王：馱子下了吧？

聲：下了。

王：把牲口好好的喂上，給老張做上飯。

聲：對。

(三十二上)

三：啊，你們也在？咱們這合作社可真熱鬧啦。哎，主任，剛才看見運輸隊回來了，馱回來些什麼貨？

王：油和鹽，還有咱們老百姓過年用的東西。

三：過了年，咱合作社有人進城時，給咱捎的訂上三個鐮子吧。明年要擴大生產。我們變工隊得添辦些鐮子，咱們預先訂上。

王：對。這我也早謀算過了，咱合作社跟咱工具廠和城裏鐵匠合作社已經訂了一百個鐮子，明春各村組織起變工隊來，生產工具的問題咱合作社完全負責。

三：這就好了。你們在吧，我去找農會幹事還有些事情。

王田：再坐一會的。

三：不了。(下)

田：王主任，給咱村也訂上五個。

王：對。(記在日記本上)馬會計，你也給咱記着些。

馬：記着吶。

李：王主任，參加運輸隊的事情，你不是以前和我說過，我家那頭黑驢，這會閒着沒事，叫參加咱運輸隊跑脚吧，賺多賺少，先能刨開出牠的草料來。

王：好，把牲口送到運輸隊上，又有照護，又能賺錢，牲口是你

的，人工一切都是我的，淨利也是四六分，你看怎說？

寧：這頂好。我還有幾斗黑豆想糶，不知什行情，咱合作社能不能給咱瞅個好行情糶出去？

王：甭，你把黑豆拿來吧，要緊用錢時就把錢拿去，咱把行情打聽好了告你，什會你覺着對事，你什會說句話，就給你糶出去。

寧：這可解決了我的問題啦。王主任拿糧食入股，行不行？

王：什也能行，以實物作價是一樣的。

田：提起入股了，我還給我村的李二大捎來二百五十塊錢的股金嚮。

馬：來，我給你上賬。這陣入一股用不了半年，給你一塊上至少長一塊。

（二嬸，有寬妻，小女上）

二：你們剛下來？

田：東西收拾停當了吧？

二妻：停當了。

小：爺爺！（跑到爺爺跟前，寧喜摸着她的頭。）

寧：小女子沒啦淘氣吧？

小：嚮。

馬：寧喜家這小女子真是人小心靈，手巧學得快。

王：這次訓練班結束，學得快的好的我們都獎勵。雖說初學，咱合作社可也給衆人按紡的線線算了一些工錢，至於那點工錢，就入了咱合作社的股子吧，你們願意不願意？

妻：（向二）咱們入了股子吧，二嬸？

二：我是行啦，你問你家有寬。

田：能行，這是你賺下的麼，我就能干涉你？

馬：你兩人倒分得清楚。

寧：（向妻）你賺下的是你的，他賺下的可也還是你的，哈哈

……

妻：這一個月訓練班住的可學下本事啦，以後咱們換季可就不像以前那麼困難了。（向田）哎，過年了，咱們扯上些布吧？

王：扯麼！刨開上一年，光景過好了，紡花織布也學會了，過一回年嘛，還不穿身新衣裳？

田：扯麼。（大家挑布）

妻：你看這布怎樣？這個花格格布好看。

二：真的，又好看又耐實。

田：呃，『花里忽哨的』，好看頂甚用？我看還是這粗布，又耐實又厚。

妻：你不愛好看，人家也不愛好看？那就給你扯上粗布，給我扯上這花格格布。

田：（笑着說）由你的意見扯吧。這陣婆姨漢也得講民主呢！

妻：二賸，你看得幾丈，

二：富富餘餘得兩丈五。

妻：那一共扯上五丈。

（王主任量布）

妻：我還得買兩根針呢。

馬：有，大針小針納底繡花針都有。

（三個女人挑針）

妻：這針還不賴！

馬：地道鋼針，只斷不『圪墮』。（註十二）

小：哎，這個小針好。

二：咱們這合作社真比生意字號強。主任，給我領上二斤棉花，我回去紡線線，有二十天就紡出來了。

王：對。（將扯好的布給田，又稱棉花。）

（有寬和馬會計算賬。雨生拿線和雞蛋上。）

雨：田家塔家剛下來，買布。

田：啊：雨生。

王：雨生坐吧。

雨：主任，這是我婆姨紡的半斤線子，再領一斤棉花。這回紡線賺下的工錢鬧成鹽吧，咱那菜甕裏可得多放些鹽啦。這幾個雞蛋是我二姨家的，要換洋火。

王：對。（稱線稱花）

妻：看這線紡得細各勻勻的。

（女人們議論着雨生交來的線）

二：能做機線。

小：你們看這把把，才網得好咧。

寧：（看王稱鹽）好鹽，好鹽。

王：咱們邊區過來的鹽麼！合作社自己馱的，價錢也便宜。

（馬收下雞蛋換給洋火，又忙着記賬。）

馬：雨生不坐會了，忙的也沒顧上叫你抽袋烟。

雨：整天價來嘛，再坐吧。（下）

女：爺爺咱們回吧。

馬：猴女子坐坐嘛，忙甚。你看人家都買這買那，你不買上點甚。

女：合作社又沒啦人家掛的那勞動英雄畫畫，要有我早買了。

王：這你可是提醒我啦。馬會計，咱們下回辦上點文化上用的貨：墨子，筆，書本本。夜天村長也說，孩子們明年上學要用些什，可以調查着買上些。

寧：孩子們的困難，咱合作社也能解決麼。哈哈……

田：這才叫大家辦合作，咱們回吧。

衆：回吧，以後再來坐。

（大家收拾東西，田措行李，妻拿布，二姨拿棉花，寧，女都出門。）

馬：（送出門）就去啦，一路好走，再來坐吧。

田：以後再來，你們回吧。

王馬：送送吧，東西都拿上了？

田寧：拿上了。不用送了。

田：看你們忙的，運輸隊回來還沒顧上看貨呢，回吧。

內女聲：二孀子，有寬家，你們倒走呀？過我們村給我捎上個話，叫接我來！

二：啊。

妻：（回頭，大聲地）喂，咱們今冬看誰紡的線多，咱們比賽啊！

馬：啊，你們這也是頭一期的同學畢業生。（衆笑）

王：好，路上好走。（下）

馬：（送走客人，看看王的背影，又看看貨物）如今合作社可辦好了，王主任真是有辦法！哈哈哈……（下）

——全劇終——



註 解

- 註一 『拜識』即朋友之意。
- 註二 『日怪』即奇怪之意。
- 註三 ××布或×千錢，是布價或斗和糧食的數目，可按
照當地的實際情形而規定。
- 註四 『打折』就是『收拾了』的意思。
- 註五 就是說辦不成個什麼事情。
- 註六 意思是怎麼搞的。
- 註七 就是說痛決些。
- 註八 以當地最模範的合作社為例。
- 註九 即物色之意。
- 註十 先做一次試驗。
- 註十一 集起來的爛紙。
- 註十二 就是說不會彎。

大家辦合作

1948.12. 初版

著 作 者 常 功 胡 正 孫 千 等

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

印 刷 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總 店 瀋 陽 馬 路 潤

分 店 哈 爾 濱 長 春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承 德
佳 木 斯 安 東 鞍 山 四 平 北 安 熱 東

哈.10000

	1948
月	12
類號	4382

XII 210



大家辦合作

1949.1.10 初版 哈。100100

基本定價 1.00 元

